

【味在其中】

宋代小吃馄饨儿

与泡虾

夏吟文

台州名小吃泡虾

泡虾,是台州的特色风味小吃,它并不是直接用虾“泡”的,而是用面粉裹着虾仁等五花八门的馅料,油炸而成。也可以说属于面食的一种。“泡”是方言,如泡油条、泡带鱼等等。街头巷尾,泡虾摊前总是围满了大人小孩,巴巴地等着油锅里的泡虾快些变色,快些到嘴。以前的泡虾摊,并不固定,摊贩挑着工具和食材,走街串巷,沿街叫卖,生意来了,就放下担子,在小缸灶上支一口油锅,等油沸的当口,在为制作泡虾用的特制面板上,熟练地将事先用面粉加水调好的黏稠面糊摊开,放上馅料,裹成小孩拳头般大小的面团,恰好油也八分热了,面团在小木铲的捌拐下,半推半就,慢慢滑入热油锅。待到两面金黄,便是出锅的好时机,将泡虾捞起放在铁丝网盘上控一下油即可。这时候的泡虾外酥里嫩,外面透着刚强,内里尽显温柔,使得柔情。刚出锅的泡虾趁热吃,特别松脆,一咬就露馅儿,令人垂涎。

这么好吃的泡虾,做法却没有成章法,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当然,基本路数无法改变,都是用面粉糊裹上馅料,只是馅料的材质颇有讲究,用产自东海的野生红绿头虾仁,和沙埠菜头刨的萝卜丝,味道尤其鲜美。至于加不加肉,老饕心中自然有数,当然价格也就不一样啦!

吃泡虾,七分风味,三分仪式感。滚烫的泡虾用竹签一穿,颇像一只烤鸭,蘸着自调口味的酱油、醋,细嚼慢咽,真是难以抗拒的美味,与所谓“小资情调”不可同日而语。



上天赐予我们这样的美味,回味无穷,我们不妨对泡虾来一次追根溯源。没想到这个平民百姓钟爱的风味小吃,系出名门,生在皇城根,长在皇城根,不叫“泡虾”,称“馄饨儿”,扈跸宋高宗到我江南鱼米之乡,当地百姓对鲜香无比的馄饨儿宠爱有加。经过岁月的打磨和沉淀,加上地域语言文化的熏陶和浸染,渐渐地,泡虾,这个直白又贴切的称呼,代替了既拗口又不知所云的“馄饨儿”。馄饨儿和泡虾,真的是同实异名?我们不妨一起打开“馄饨儿”的档案,释疑解惑。

宋人爱吃馄饨儿

馄饨,是古代的一种面食,有馅。根据现存文字资料,“馄饨”一词最早出现在绍兴十七年(1147)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上。该书描绘了北宋都城东京开封上至王公贵族,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,从官署处所到城内街坊,从饮食起居到岁时节令,都有详尽记录。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繁荣时期,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,“正当禁榷之下,太平日久,人物繁阜。垂髫之童,但习鼓舞,斑

白之老,不识干戈。时节相次,各有观赏”。宋代的饮食文化,在中国历史上也独树一帜,“八荒争凑,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,皆归市易;会寰区之异味,悉在庖厨”。繁华的东京州桥夜市,芥菜瓜旋儿、细料馄饨儿、香糖果子等各式菜肴点心,令人目不暇接。街上食店里“又有菜面……及卖随饭、荷包、白饭、旋切细料馄饨儿”。元宵佳节,皇帝驾临城门外和城中百姓一齐观看各式花灯和表演,与民同乐,东京“晨晖门外设看位一所,前以荆棘围绕,周回约五七十步,都下卖鹌鹑馄饨儿、圆子……诸般市合,团团密摆,准备御前索唤。”不管是夜市还是堂食,抑或皇上的外卖榜单里,都有“馄饨儿”身影。

馄饨儿不仅冬天有,即使盛夏六月,也不会缺席。在崔府君、二郎神等生日庙会上,社火热闹非凡,“远逐笙歌,通夕而罢”。跳索、相扑、鼓板、小唱、斗鸡、杂剧等粉墨登场。巷陌路口,桥门市井,各种应季瓜果点心应有尽有,水鹅梨、冰雪、凉水荔枝膏、细料馄饨儿。如此看来,在炎热的夏天,解渴的冰镇饮料,和点心“馄饨儿”还是绝配呢!

“馄饨儿”于北宋都城开封受到追捧,在北宋都城临安同样风生水起。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,北方的饮食文化也渗透影响到南方。吴自牧《梦粱录》里的南宋都城临安夜市,又是另外一番景象,“杭城大街,买卖昼夜不绝,夜交三四鼓,游人始稀;五鼓钟鸣,卖早市者又开店矣。”太平坊卖麝香糖;五间楼前卖余甘子;担架子卖馄饨儿。在“诸色杂货”中,“又沿街叫卖小儿诸般食件,麻糖、锤子糖、鼓儿汤、铁麻糖……馄饨儿、炊饼”等四五十种果子点心,并于小街后巷叫卖。

宋末元初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和《梦粱录》一样,也是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,在“市食”一栏中,罗列了四十多种点心小吃,“鹌鹑馄饨儿”赫然列在首位。

且来分析一下上文提到的细料馄饨儿、旋切细料馄饨儿、鹌鹑馄饨儿。馅料,指馅料精细;旋切,表示现做现卖,馅料新鲜;鹌鹑,不是说馄饨的原料为鹌鹑,而是馄饨的形状像鹌鹑。

馄饨的吃法,直到几百年后的明朝嘉靖年间,小说家洪楫在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中作了详细描述:“只见一个男女托个盘儿,口中叫:‘卖鹌鹑馄饨儿!’官人把手打招,叫:‘买馄饨儿!’’僧儿见叫,托盘儿入茶坊内,放在桌上,将条篾穿穿那馄饨儿,捏些盐,放在官人面前,道:‘官人吃馄饨儿。’”

洪楫虽然是嘉靖时人,但他选的底本,其中可能有宋元话本,保留了一些宋元时代的风土人情。从上文可以看出,馄饨儿可以摆在托盘里沿街叫卖,可见它是干货,不粘盘子;用“篾簧”穿起来,说明是松脆硬朗的物事;要加盐,那就是咸口了。

现在只剩下“馄饨”二字语焉不明了,从宋代到明代,风靡一时的“馄饨儿”到底是个啥东西?直至今日,《汉语大词典》只有“面食的一种”五个字释义。“馄饨”一词,仿佛文字世界的蝙蝠,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飞禽还是走兽。《说文解字》《类篇》《康熙字典》等官方版字书未收,说明它们不是正字;笔者所见俗字书亦未见馄饨踪影,人们也不把它们当俗字。还有一种情况,那就是古人也喜欢玩文字游戏,这个文字游戏叫“类化增(易)旁俗字”。如《敦煌歌辞》:“林中鸣,种种有。更有醜醜沽美酒。”据张涌泉《汉语俗字研究》指出,俗字不能按正字读。“醜醜”读“提壶(胡)”,乃“提胡”的增旁俗字。因“壶”为盛酒之器,为附会沽酒献酬之意,而增易偏旁写作“醜醜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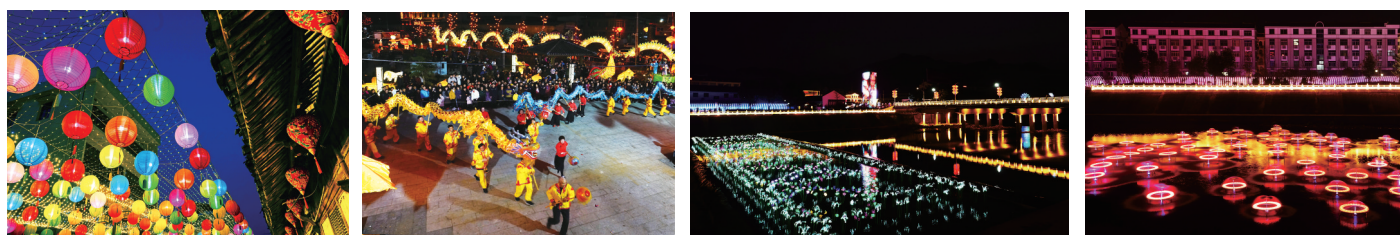
类似“醜醜”文字形式的,还有“馮馮”同“馮馮”,“馮馮”类化而增旁旁;“噴噴”同“噴噴”,“噴”涉下字“噴”类化而加口旁;《唐三藏西游释厄传》“唾泪叩头辞长老,含悲留意嘱沙僧”,“唾泪”同“垂泪”;又“似畚头土坯,犹如砖瓦之霜”,“砖瓦”即“砖瓦”。不胜枚举。

对照“类化增旁”俗字游戏规则,“馄饨”之迷迎刃而解。“馄饨”即“滑出”,因为涉及食品,“彳”易为“辶”,出加“辶”与“滑”对称。对称美,亦是宋人高雅生活追求的目标。“馄饨”一语中的,点出了馄饨的制作技艺。撮在木板上,慢慢滑到热油锅里,所以叫“滑出”,以制作手法得名。歇后语“馄饨儿做的一气性大!”形容馄饨儿刚从热油锅中捞出来胖乎乎的样子,惟妙惟肖。

从馄饨儿到泡虾的千年蜕变

台州泡虾尽得“馄饨儿”血统。把“馄饨”的记录和泡虾一比对,“DNA”完全吻合,相同的外形,相同的做法,相同的吃法。所不同的或许只是馅料有所变化,历经千年,越发完善精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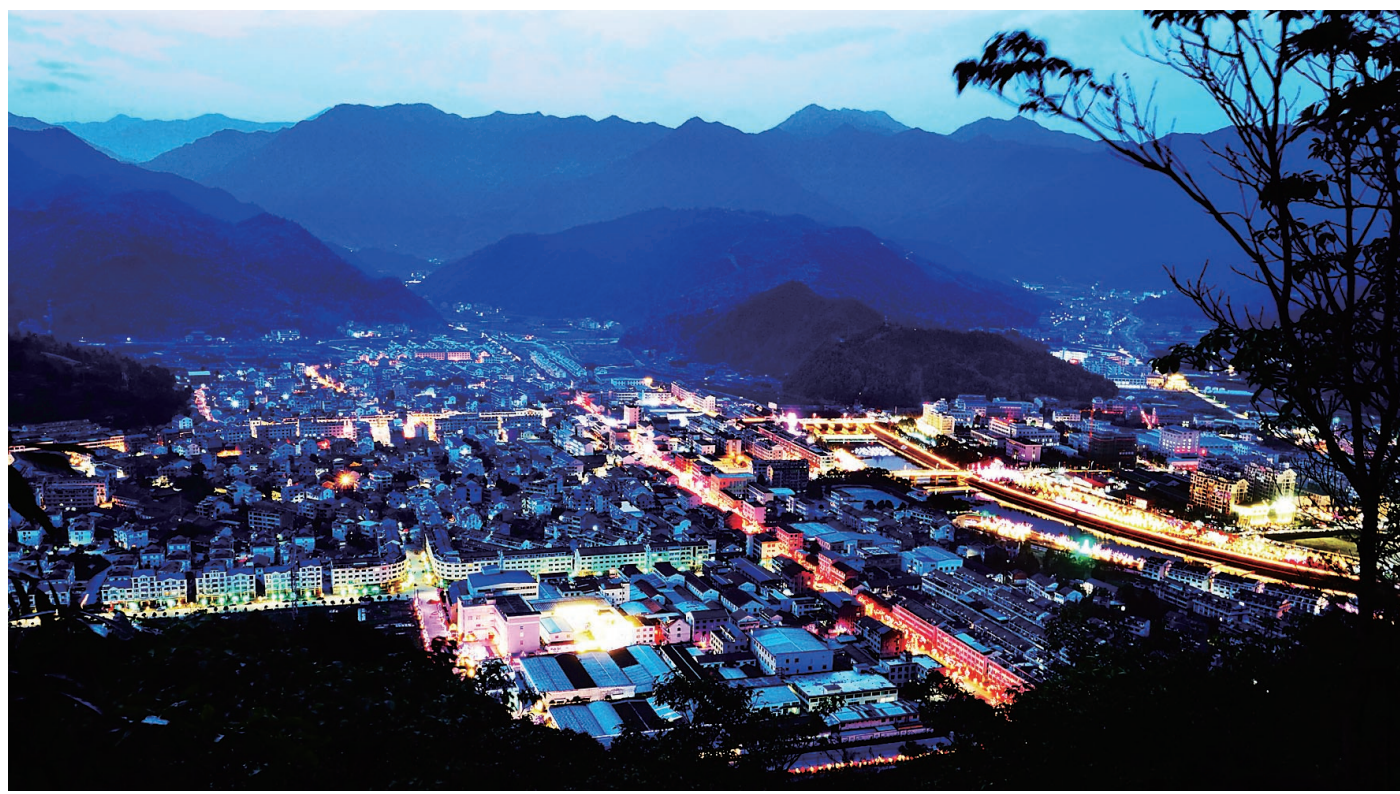
两宋三百年,馄饨儿堂食外卖,串街走巷,名噪一时。一碗“东坡肉”流传千年,一道“宋嫂鱼羹”传为美谈。正当人们惋惜“馄饨儿”销声匿迹的时候,馄饨儿撩开了神秘的面纱,馄饨儿和泡虾,仅仅是称呼的变化,诱人的香味在大街小巷飘荡千年,依然未改,深得大人小孩喜爱。



图片均摄于2018年“二月二”灯会期间

古镇灯影里的宁溪“二月二”

余喜华 /文 王建国 /摄



在距离黄岩城区30多公里的黄岩西部,有一座集镇宁溪,因有一项流传了数百年的大型传统民俗,使其名声远扬,这便是“二月二”灯会。

“六街花灯光铺地,八宅鼓乐音盖天”,这是反映历史上灯会盛况的一副对联。据考证,宁溪“二月二”灯会,始发于南宋末期,延续至今,已有700余年的历史。2009年,宁溪“二月二”灯会,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

与众不同,宁溪灯会独二二

“中华元宵皆三五,宁溪灯会独二二”,这副对联,准确地反映宁溪灯会活动时间。为什么宁溪灯会与众不同,不是在正月十五元宵节,而是放在“二月二”呢?

说起宁溪这一方风俗,不能不说到唐朝旧臣王从德。这个进士出身,做过唐朝大理寺的少卿,人称少卿公,先居杭州施水。公元907年,曾与王从德同朝为官的钱穆,在杭州称王,建立了吴越国,而少卿公“不与共事”。为避钱穆之聘,王从德举家入和弟子200多人迁至今黄岩宁溪所在地,开街立市。

王从德迁居之前,这里虽景色优美,但交通闭塞,居民寥落,人烟稀少,教化未开。王从德在此定居后,少不了开荒种地,造桥铺路,兴办教育,将这方山野僻壤,渐渐打造成繁华集镇。

300多年后,宁溪王氏第十一世,出了一位比较知名的人物王所,字喻叔,号南峰,南宋咸淳元年(1265)进士,任高邮军知军。大厦将倾,识时务者为俊杰,元兵南侵前,王所弃官回归故里,创办南峰书院,讲学授徒,开启民智。

物质的富裕,智力的开化,对精神生活的追求,便成为山民劳作之余的渴求。见闻广博,学问渊博,辞职在野的王所,便当仁不让,召集族中长老、社会贤达,各方征求意见,广泛听取民意,组织引进了灯会这种群众喜闻乐见,又能广泛参与的娱乐形式。

俗话说:“二月二,龙抬头。”农历二月二,也是中国一个传统的节日,俗称“春耕节”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,地处大山深处的宁溪,农业的丰收与否,完全靠天吃饭。祈求上苍和神灵保佑一年的农事风调雨顺,是山民最朴素的信仰。灯会中的抬阁游街、迎神祭祀等活动,正好表达了人们的祈求。热热闹闹过完这个节,乡亲们就要开始一年的农业生产。人们将勤于农事,安心劳作,错开元宵节各地集中举办灯会日子,是打破常规的一大创意,既能学习其他地方元宵灯会的成功经验,又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地客人来宁溪赏灯,从而将宁溪一方风物推向外界。

灯会为媒,笑迎四面八方客

创始者的卓见,让宁溪“二月二”灯会收获满满人气。由于错开了传统的正月十五元宵节,二月初四又是宁溪的集市日,周边地区百姓趁到宁溪赶集之便前来观灯,这时从外地赶来走亲访友的也特别多,人气爆棚没得说。自灯会开办以来,每年一小会,三年一大会。

灯会作为一张特色名片,使宁溪的名声迅速传播周边各县。灯会,让周边各县乡的小商小贩也瞅到了商机,他们蜂拥而来,或带来自己地方的特色产品,或贩运各地手工物品。灯会,成为南北货大汇聚的物资交流会和当地特色产品展销会。人们借赏灯之机,争相品尝宁溪特色美食,购山乡特产物品,饱口舌之福,塞行囊之满。灯会期间的物资交易额,有时一天的量,胜过平时一个月的量。“二月二”灯会,对于宁溪一带山区物资向外输出,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,从而使宁溪渐渐成为黄岩西部辐射周边各县的重要商业集镇。

在黄岩民间,一直有二月二踏亲(相亲)、送定头(纳聘、定亲)的习俗。宁溪“二月二”灯会,正好给人们提供大好机会。相亲成功的,确定了双方的准亲家关系,可以彼此走动,邀约对方走亲赏灯会,借此增进亲热度,并商定第二年二月二的送定头事宜。如果是头一年已确定关系的,这年的二月二,男方就要给女方送定头,办定头酒,邀集各方亲朋,既吃喜酒,又赏灯会。有这样一个订婚习俗,给“二月二”灯会期间的物资交易会,增加交易量和人气。

毫无疑问,热闹的花会,攒动的人头里,免不了有年轻的男男女女,在拥挤的人流里,眼神传递,暗生情愫。继而回家告诉父母,托付媒人说合。如此说来,灯会无意中成为未婚男女的情人节。

时光过去了700多年,沧海桑田,而宁溪举办“二月二”灯会依然不变,一直在延续。灯会,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宁溪人的血脉里,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,竟然成为除春节以外,宁溪一方百姓最为盛大的节日,其热闹程度甚至超过春节。

乐曲悠扬,铜锣丝竹伴灯会

宁溪“二月二”灯会,起始在初二,高潮在初四。其形式和内容独特之处在于,不仅满街每户挂彩灯,更在于从初三夜开始,旧时宁溪八宅,各宅都会组织吹鼓手、赛锣鼓、迎灯、演戏、舞龙、舞狮、抬阁、高跷、闹湖船等传统节目,轮番上演,精彩纷呈。初四夜,迎灯队伍缓缓游遍每个街区,需要两三个小时。这一夜,宁溪各条街,是灯的海洋,音乐的海,欢乐的海洋。

宁溪灯会,它不是简单的灯会,而是集民间歌舞、民间音乐、民间戏曲、民间杂耍的大会串,其中民间音乐占有很大比重。在初三夜的闹街活动中,各宅都要派出自己的鼓乐队,有二徽锣鼓乐、丝竹乐(俗称细吹),吹打乐(俗称粗吹)、丝竹锣鼓乐等进行较量比赛,锣鼓阵阵,丝竹声声,一浪高过一浪。最后压轴的,则是丝竹锣鼓乐的经典曲目《作铜锣》,因此,“二月二”灯会,又被称作“音乐灯会”。

“午夜的宁溪街,轻轻传来一首曲。”初四夜,迎灯游街活动已告一段落,兴奋的人们,激动的心情已渐渐平息,准备踏上返家的归途。此时,一曲悠扬的丝竹锣鼓乐由远而近缓缓传来,又由远而徐徐飘去,这就是由一队民间艺人乐队演奏的《作铜锣》,尚未离去的人们,顿时屏住呼吸,陶醉在这迷人的音乐声中,夜空中,除了飘扬大街上的丝竹锣鼓声,再无其他声息……

作铜锣,旧称“祝同乐”。在山乡隐居教学,精通音律的王所,平日生活所见,尽是宁静而生机无限的田野,葱茏苍翠的青山,

鸟鸣虫啾、鸡鸣犬吠的田园景象。南宋宫廷音乐和宁溪民间曲调,在王所的内心产生碰撞,便创作出了这首旋律简单优美,曲风沉稳悠扬的曲子。关于此曲从何而来,还有其他说法,也有说是王所从宫廷里带出来的。

作铜锣的主要乐器,包括大小铜锣、大鼓、叫锣、铍、板胡、二胡、琵琶、笛、箫等。1955年,到宁溪采风的上海音乐学院师生,听到民间演奏的《作铜锣》乐曲,惊叹为“江南独有的民间大型器乐合奏曲”,认为它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后来,《作铜锣》被收录进《浙江省民间器乐曲集成》一书。如今,作铜锣已成为黄岩区、台州市两级首批非遗项目。

因缘际会,霓虹灯影话新篇

或许是几百年制作灯具的技艺流传,或许是纯属偶然,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,有着廉价劳动力的宁溪,成为黄岩节日灯总厂的加工点。

“春江暖鸭先知”,随着资金和技术的积累,上世纪80年代后期,宁溪一些原先为节日灯厂收发灯的个体户,开始创办起自己的节日灯企业。90年代以后,宁溪镇成为国内主要的节日灯产业集聚地,产品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,鼎盛时期有240多家节日灯生产企业和配套加工厂。

群众文化生活需求,与经济发展水平,总是相伴相生,相映成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,宁溪老百姓“二月二”灯会曾经停办几十年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橘乡大地,吹进山乡宁溪,节日灯加工产业的蓬勃兴起,激起了民众重办灯会的强烈愿望。1985年,古镇宁溪重新举办“二月二”灯会,从此这一地方传统民俗,得以重焕生机。

2018年,宁溪老街——宋街休葺一新,各式灯笼挂满整条老街。一公里长的宁川溪上,布满各色声光电一体的大型彩灯组合,黄岩蜜橘灯组、麦鼓头灯组、金山陵灯组……造型别致,五彩缤纷,目不暇接。夜色降临,华灯初上,溪的两岸,一派流光溢彩,火树银花,游人如织。这一年的灯展,前后持续一个多月。

如今,灯会需要各类彩灯,融古老工艺和现代技术于一体的节日灯,扮靓“二月二”灯会。宁溪“二月二”灯会所使用的产品,百分之八十由本镇企业生产。灯会,让宁溪古镇再度名声远扬,中外客商纷至沓来,促进了宁溪节日灯产业的飞速发展。

每当“二月二”灯会期间的夜晚,踏进宋街的青石板路面,举目都是高挂的各色灯笼,红的,黄的,粉的,紫的,五光十色。各种造型的灯,纱灯、提灯、玻璃宫灯、荷花灯、走马灯、争奇斗艳,灯灯耀眼,这是灯的海洋。街道旁,台门里,不时飘出麦鼓头的香气、卤水豆腐的香气、宁溪糯糕的香气,还有那从唐风宋韵里飘来的古老文化的香气。

走在宁川溪两岸,霓虹闪烁,光影连连,直达苍穹,宁溪的一方夜空,被映照得几近白昼。水面上,声光电一体的大型彩灯,时明时暗,变化万端,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里。

宁溪,一个古老民俗——“二月二”灯会与节日灯产业成为互补,打造“山水画廊、灯彩古镇”的雏形基本形成。古老的宁溪,在新时代的光影里,正焕发出新的神韵。